

张公者 艺术文丛

一印一世

张公者 著



中
華
書
局

一印一世界

張省自署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一印一世界/张公者著.—北京:中华书局,2009.1
ISBN 978-7-101-06462-9

I. … II.张… III.印章—中国—文集 IV.J29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10185号

书 名	一印一世界
著 者	张公者
责任编辑	朱振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6½ 字数6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462-9
定 价	35.00元

题《一印一世界》

张公者先生的这本新书，体例和内容都堪称创新二字之真义，我喜欢这样的创新。创新者并非“喜新厌旧”，在我意中恰好相反，所谓“新”者皆自“旧”生，非由“旧”生之“新”乃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新而没有根源，则此“新”根本不能成立，即假新而非新也。

再看书名题曰《一印一世界》，这就更好了，不妨让我引《红楼梦》里边的诗句：

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

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

这文章造化四字由四姑娘惜春既题作匾额又融入诗句，可谓恰到好处。

我如今把文章造化与《一印一世界》联系在一起，不管张先生的本意如

何，我却自以为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曹雪芹借惜春之笔而特意标出这个“文章造化”，与张先生的自题书名，说的都是我们中华文学艺术的根本理论与实践的最高总结。换个方式说，在我们中华人看来，每位大艺术家都与宇宙大自然的创作者等同，即所谓“造化主”者是也。我们常说每一篇好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境界”，这“境界”是什么？本来是佛经中的用语，指的是学佛之人修到的造诣等级，有高深的层次等级分别。而如今张先生不用境界一词，不说“一印一境界”而大书“一印一世界”，我觉得这可更好了，我以为这表明了张先生对制印艺术的非比一般的认识体会。我不知道应该再用什么样的“白话”来翻译张先生这

个题名的语义，但我却能体会到张先生制印的造诣比境界更为广大、高超得多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书名，若是引申开来，我们应该做到“一首诗一世界”、“一篇文章一世界”乃至“一部书一世界”，才是中华艺术的理想准则。

我自愧于制印之道一无所知，我只能看到张先生的篆刻不雕不巧、浑浑厚厚，有一种大自然原始的鸿蒙之气，这正是“一个世界”的艺术表现吧。

戊子八月初三日周汝昌题于铸梦轩

目录



周汝昌印 1



启功长寿 6



有约三生，这辈子下辈子再下辈子 12



安心起行 16



爱中国 20



崔子范 24



浪迹山水之间 26



季羨林 30



了堂 32



个堂 36



荷砚斋 40



枕书阁 44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48



古宁远州李氏 50



九九堂 52



俯拾 56



听云阁 60



沐雨楼 64



施瓦布 68



归园 70

目 录



皇遵令印 74



逸宸百岁 78



越庐 80



王学仲印 84



觉公 88



黄君寔印 92



欣欣居主人欣欣然 96



宽堂 100



泪如雨 104



柳阴路曲 108



武春河印110



平常心114



士不可以不弘毅116



洗心120



文心清若水122



负阴抱阳126



晏园128



半聒132



大吉大吉大大吉136



来鸿楼140



少海148

目 录



棋斋 150



王生之玺 152



兰亭山房 154



赵公子 156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 160



老尔 162



二平草堂 166



三天写字两天唱戏 170



张竹焦墨 172



快意斋 176



周汝昌印

周汝昌先生以所著《我与胡适先生》一书赠我，签名处钐盖着我为周老所刻的两方印章。白文《周汝昌印》和朱文《贺周汝昌红学历程六十周年》。

《周汝昌印》刻于2003年。采访周老时，周老女儿周伦苓女士言及周老曾用的名章大多都找不到了……当时也在中国书画杂志社的冯令刚兄说我印刻得如何如何好……话说到这儿，回到杂志社后便主动给周老刻了这方名章。记得是一次刻就的。周老的书作硬朗洒脱，风骨挺拔，而我那时的印章创作追求厚重，创作时便有意增强字法的流动，以使周老钐于作品上时与书作协调。这方印虽为急就，自己却颇为满意，因而也就经常拿出去发



周汝昌印 2003年

表，也不排除向人显示显示：“我给周老刻印了……”但前提是“这方印我刻得满意”。虚荣总是第二位的。

周老对红学研究60年之际，各界欲举行纪念活动，活动需用贺印一方。周老建议能否在印中体现“玉”意，按周老意旨，把刻好的《贺周汝昌红学历程六十周年》印转呈周老，周伦苓女士打电话给我说：“我父亲看到印章后的原话：‘我把它当成文物了，都舍不得用了。’”我想这是周老在鼓励我，这方印章我自己并不满意，大概令周老高兴的可能是印边的类似宝玉的隐约的龙凤图案。

周老前几年曾令刊“曹雪芹像”，我曾多次思考曹雪芹神态，可总无法为雪芹造像。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宝玉、黛玉，都有一个曹雪芹，一旦落成具体形象，恐世人都难满意，盖心中之人难以附形。我更不想让周老心中之雪芹俗化。若必为之，则照周老的神态刻制一方，当便是雪芹之貌也。

2008年7月18日于北京金儿胡同



心中之人难以附形

金石味厚 造像
含情 边款行草
尤奇 张弓者篆刻
周汝昌

周汝昌题张公者篆刻 2003年

释文：金石味厚，造像含情，边款行草尤奇。张弓者篆刻。周汝昌。



周汝昌贈張公者《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签名



照周老的神态刻制一方，当便是雪芹之貌也

清流抱舍知天趣

修竹随人作古风

丙戌冬

公者



张公者 行书对联
135 × 32.5cm × 2
纸本 2006年
释文：清流抱舍知天趣；修竹随人作古风。丙戌冬，公者。

启功长寿

2003年7月17日启功先生同意我去他家里——拜访启先生是很久的愿望了。想到启先生快过生日了（启功先生1912年7月26日出生于北京），便刻《启功长寿》大印为启先生祝寿，并作为“见面礼”。

和启先生约的是傍晚去拜访他，当时已是下午，时间很紧，只找了块普通的、大的青田石急就，没打印稿，把石头抹黑了就刻……当我把印呈给启先生，启老拿着放大镜仔细观看印面，这时我真是有点后悔了，因刻得急，用的又是小刀，印面就没收拾干净……

这方印大家反应还好，认为既有我个人风格又有传承，既厚重且灵动。

后来又去拜访启先生。启先生谈到他的眼睛看不清东西时，说：“我写‘三’（字）呐，后面的两横都擦到一块了，成‘二’了……”同行的一位先生“礼貌”性地笑了